

侠士无传奇

徐庆全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病逝于悉尼。

澳洲去国远矣!意念中,梁羽生若有撒手人寰的一天,魂魄不应归道山,而应回冰天飘渺的“天山”:皑皑的冰川、冰河,渺无人迹,却有白发魔女、冰川天女相伴;随身的七把神奇的宝剑,寒光剑气冲天,一路萍踪侠影。快意如此,岂非得其所哉!

然,意念无法替代现实,梁羽生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是那样无传奇。

构筑“成人的童话”第一人

青春萌动,须勇出阁,欣欣然混迹于学子(那时称为“天之骄子”)行列,浪漫、奇情得不着边际,又刻意打造猛男之威;矫情得踟蹰于自我,恨不得把栏杆拍遍。这“之际”的“之际”,遭遇《白发魔女传》。“说时迟,那时快”地心花怒放:谁说“无人会,登临意”?有这个梁羽生在,何叹“天下谁人不识君”?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袖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白发魔女传》第一回的开篇词,这样的“峥嵘”,这样的“妩媚”,又是那样地寒意重生。而那故事凄婉哀怨得让人不忍卒读;练霓裳并非品行不端,更无十恶

不赦之罪,却因身世凄惨,个性桀骜,且武功盖世,劫富济贫,反被中原正道人士以魔女视之,而与卓一航反目,美丽女子一夜白发,卓一航则独守昙花。

孰正孰邪?何其残忍?

然而,残忍的梁羽生,继在香港、东南亚风靡之后,又为他的内地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武侠小说论者,至今还在为这种通俗小说何以风行而争论不休。其实,任何作品的流行,与个人心绪的激荡,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化学反应;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才能大行其道。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是武侠小说的爱好者。1979年,他到美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他乡遇故知”,更何况还有武侠小说的媒介,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话题就从这里谈起。华罗庚“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著名论点,就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

“成人的童话”,一语道破武侠小说风靡的谜底。

梁羽生出道于1954年。那一年香港武木界太极拳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随后自然是“文斗不如武斗”,口舌之争何如拳脚之争来得分明?但因香港有不得比

武擂台之戒律,双方只好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门派利益被逼上擂台。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彩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而他的原名陈文统倒逐渐被人淡忘,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由此开山。

此后梁羽生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写了30年、35部、1000万字;而当梁羽生写完了《龙虎斗京华》时,他的同事查良镛(金庸)也见猎心喜地写起《书剑恩仇录》来。金庸也写了将近30年。

写作30年而读者不衰,且地域不同,前赴后继,若没有社会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

梁羽生自云,他的小说的总体基调是“以侠胜武”。何为“侠”,梁羽生并没有完整的解释,作品中所展现的却是一个等同于“政治观念”的概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虽然社会思潮缤纷,但既往政治概念训导下的理念依然影响很

深。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新晚报》是该报的子报),是与内地政治基调基本一致的报纸。文艺创作的一个烙印是,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梁氏所云的“以侠胜武”的“侠”,实际上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天山七剑驰骋草原反抗异族入侵;玉罗刹、岳明柯等人反抗魏忠贤的鹰犬,营救忠良;南霁云、段圭璋在安史之乱为国死难的豪杰之气,真正把侠义与责任感和使命感联系起来。

而此时,在内地,作品中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基本上是一水的“高大全”,“不知男女,无论情爱”。而在香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人公,则可以也是人,也可以有痴男怨女、两情相悦或相离的人的情感。时代责任与人的七情六欲相结合,便构筑了一个“成人的童话”,一个新的武侠境界便在香港和东南亚开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的社会环境犹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合理地成为梁羽生、金庸前赴后继的读者群产生的土壤。

因此,武侠小说的长久风靡并无传奇,却可以成为梁羽生谢世后,我们感怀的理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他生长在湖南农村,是一个特别喜欢拉小提琴的男孩。他没有机会上学,除了帮助大人干些零碎的农活以外,就是不停地学拉琴。终于,一天他怀着梦想来到北京参加艺术考试。老师发现了这个孩子独特的音乐天赋,就破格收下了他。而此时他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后来,他冒险去美国留学。家里没有能力支持他,刚到美国,他就到街头拉小提琴卖艺赚钱来支付上学

胸怀彩色的理想

的费用。非常幸运,他在纽约的格林威治大街一家商业银行的门口卖艺,这是最能赚钱的好地盘。当时,和他一起拉琴的还有一位黑人琴手。过了一段时间,他赚到了不少卖艺的钱后,就和那位黑人琴手道别,因为他想进入大学进修,更想和钢琴高超的同学相互切磋……多年后,有一次他路过那家商

业银行,发现昔日的老友——那位黑人琴手,仍在那个最赚钱的地盘上拉琴。当那个黑人琴手看见他出现的时候,很高兴地问道:“兄弟啊,你现在在哪里拉琴啊?”他回答说他在林肯中心音乐厅拉琴时,那个黑人琴手笑着问他:“那家音乐厅的门前也是个好地盘,也很赚钱吗?”他就是音乐家谭盾。

在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中,李安执导的影片《藏龙卧虎》的乐曲被评为最佳原创音乐配乐奖,而这正是谭盾的首作。这是迄今为止,首位华人作曲家获此殊荣。

谭盾说:“让眼睛看到声音,让耳朵听到色彩,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正是胸怀彩色的理想,使得谭盾执著痴迷,锲而不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舞台,演奏出人生辉煌的乐章。

摘自《下一代》

时间铸造茅台价值

被现在的酒业人士经常提及的是五粮液与剑南春,它们的价格分别从16.9元/瓶与15.8元/瓶,陡涨至80元与36元。

不过,这次价格变动,对于普通消费者,只有着热闹的价值。1978年,茅台酒的产量首次突破1000吨,这年中国白酒产量达到143.74万吨。10年后,1988年,中国白酒产量增长至468.54万吨,但对工艺复杂的“茅五剑”而言,产量绝非与这一增幅同步。放开价格后,“茅五剑”仍是只供机关、社会团体与军队的“特供酒”,中国酒类商业协会副会长朱行胜回忆,当时一年每个省可分到几百箱(每箱12瓶),最后分到县城,能够有一箱已经不错。因此背景,从真正消费的角度观

察,那一轮价格异常,市场波澜不惊。

真正改变中国酒业格局的变动在第二年。1989年,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在安徽合肥举行。相关人士回忆:为了使这次评酒会做到更规范和权威,评酒之前,第一次举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评委考试,选出44名评委。结果,这届评酒会评出17种名酒——这并非最后结果,名酒评出,落选企业质疑……风波骤起,真正的“最后结果”:延续五届的评酒会就此中止。那次评酒会的专家组成员以及评委,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此都痛惜不已。不过,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马勇的看法却另开新面:市场经济环境之

下,中止这种计划经济时期的评酒会,很正常。

1989年,中国白酒最后的行政控制——评酒,宣告结束。马勇对本刊记者总结:这意味着中国白酒真正进入市场经济领域。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用的分析框架是:一国之经济发展由技术与制度两个“车轮”驱动构成。按此框架,1989年评酒会的终结,对于中国白酒业,传统制度性的约束至此已告结束。当然,这种约束性条件的改变,断非一次评酒会的中止那么戏剧性,只不过它更具传播性效应而已。

简单地回溯中国白酒制度性条件的变迁,相信亦有价值。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假牙和鞋子

道假牙需要时间来适应和稳固?

这个被冠以“愚蠢”头衔的副首相,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担忧。

这则新闻,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

40多年前,苏联政府要挑选宇航员去完成第一次太空遨游,加加林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选中条件最好的一个。他参加

挑选的时候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中。

当幸运之神降临到他头上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加加林甚至以为那是个愚人节的玩笑。

一直到他登上气船进入太空遨游了108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后,总设

计师罗廖夫才揭开了他人选的谜底。

罗廖夫发现,在所有来参加选拔的人当中,只有加加林一个人脱下了皮鞋。

一副假牙,让整个国家成了笑柄。

脱掉皮鞋,给了加加林一个闻名世界的机会。

我们在埋怨别人看待自己总戴着有色眼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自省一下,自己有没有从假牙和鞋子做起。

摘自《女人坊》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h1616@sina.com

在欧洲当时,有一位让人心疼的大师,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珂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23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4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5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又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珂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段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堂吉珂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丝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

让人心疼的大师

余秋雨

他联想到绑架了他5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过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身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圇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珂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

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珂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前下方是堂吉珂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珂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珂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珂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盗寇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

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两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4月23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1616年的4月23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摘自《出走十五年》

对日本本土发起了持续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在连绵的炮火轰炸之下,日本国内几乎只剩下了废墟,唯有两个城市幸免于难——京都和奈良。盟军最终听取了梁思成的建议!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胸襟令人敬佩,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诚赴日本演讲,谈及此事,眼眶湿润地说:“父亲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动容。摘自《思维与智慧》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大师,人民英雄纪念碑、重建的江南名楼滕王阁,均出自他的手笔。虽然无法与其父梁启超相提并论,但是梁思成身上闪耀的光芒,直到今天,就连日本人也无法回避。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梁思成只得带着夫人林徽因和儿子梁从诫南下,在离重庆三百多公里的李庄落脚。1944年夏,抗战形势扭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天,几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梁思成面前,他们奉盟军司令部之命,前来邀

梁思成的胸怀

请梁思成商议大事。听明来意,梁思成二话不说,立即乘竹筏从水路出发,来到重庆。司令部早已等候多时,梁思成甚至来不及喝口水,一张军用地图已摆在面前。盟军正在准备大规模轰炸日军,为了保护占区的古建筑,不至于毁于炮火,所以专门把他接来请教。梁思成手拿着红笔,在地图上仔细圈点,每个重要部位都做了明示标记。圈点完毕,当他交还地图时,稍稍沉思,忽然说:

“我还有个建议,希望另外两个城市也能得到保护,但不在中国。”美国人感到奇怪,问他是哪两个城市。他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两座古城,古建筑林立。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当时两国交战,正是你死我活之时,对于梁思成这个建议,就连司令部也不敢擅自做主。次年夏天,日军兵败如山倒,却仍在垂死挣扎,拒绝投降。为打击日军的战争潜力,早日结束战争,盟军在太平洋上集结重兵,

名流故事

人们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坎普拉德从来缺乏光鲜的外表,他没有时髦的服饰、昂贵的手表和豪华的轿车,出门旅行总是坐经济舱。如果公司为他预订了昂贵的东西,他会非常恼火。

首富们的品质

行事低调

首富们最基本的品质莫过于低调了,有时这种品质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04年,德国的阿尔布莱希特兄弟总资产达到411亿美元,其中哥哥卡尔以23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三富豪,而人们发现,最新关于两兄弟的采访是在1953年,而最近刊登过他们照片的报纸是在16年前出版的,惟一被大家知道的是:他们中哥哥卡尔如今已83岁,弟弟特奥也己经81岁。

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是另一个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欧洲老头。这位铁路工人和家庭妇女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了世界时装界财富总值第二的有钱人,他所经营的时装连锁店开在全球最繁华的都市大道上,可是在几乎所有的西班牙报纸上都没有一条关于他的新闻,他也从不曾在媒体前露面。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他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2003年关于他旗下的一家公司上市的一个报道,另外一张是关于这家公司股票上市之后的报道,反而更有趣的是,这两张照片上胖胖的奥尔特加穿的竟然是同一件衣服。

生活节俭

与低调相伴的是生活的简单和节俭。一度被认为首富很可能超过了比尔·盖茨的瑞典首富坎普拉德是宜家的创办者。这位农场主的儿子,第二代德裔移民用一生的时间打造出一个令人生畏的家具连锁帝国。人们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坎普拉德从来缺乏光鲜的外表,他没有时髦的服饰,昂贵的手机和豪华的轿车,出门旅行总是坐经济舱。如果公司为他预订了昂贵的东西,他会非常恼火。在宜家总部吃工作午餐,他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钞票付账。他喜欢喝酒,但不一定要贵重,一瓶廉价的威士忌能让他更加愉快,他会开着老式的沃尔沃汽车到处乱窜,或坐着公交车去菜场淘廉价蔬菜……节俭虽然不是首富必备的品质,但在一定

程度上,却为首富们带来令公众满意的形象。

家庭稳定

作为公众人物的首富往往都处于各个国家最关注的核心区域,因此他们的言行也格外具有标杆意义,尤其是情感问题。让以色列首富谢里·阿里森成为媒体关注目标的原因,恰巧是因为她对婚姻的态度,因为在她刚走过的47年岁月中,她成为过3位男子的妻子,而每段经历带给她的都只有痛苦,她最终只能一个人生活到远离以色列的美国,被所有人抛弃。

行业垄断

“垄断是暴利惟一的源泉”。这条犹太商法似乎迄今仍未失效。

程度,却为首富们带来令公众满意的形象。

家庭稳定

作为公众人物的首富往往都处于各个国家最关注的核心区域,因此他们的言行也格外具有标杆意义,尤其是情感问题。让以色列首富谢里·阿里森成为媒体关注目标的原因,恰巧是因为她对婚姻的态度,因为在她刚走过的47年岁月中,她成为过3位男子的妻子,而每段经历带给她的都只有痛苦,她最终只能一个人生活到远离以色列的美国,被所有人抛弃。

谢里·阿里森是首富部落中的特例,其他大多数人都严格遵守着情感的基本道德。在21位首富中只有五位有过两次婚姻经历,其余大多数均为一次。

行业垄断

“垄断是暴利惟一的源泉”。这条犹太商法似乎迄今仍未失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无数巨商通过与政权的联姻或交易,强权拥有矿山、铁路、航船及主要农产品的专营权,从而血腥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并成一国之首富。而随着国家制度的健全及商业文明的进步,这条暴利路径越来越变得不可能。在当今所有的首富中,惟一与资源型垄断有关的大概就只剩下两家,其中之一是南非的奥本海默家族,他们控制了全球钻石产量的70%。而其他的各国首富大多无一例外地通过完全市场竞争的手段,在各自的主营行业中保持着绝

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垄断效益。

拒绝多元化

除了亚洲地区之外,在当今欧美各国的首富中,几乎没有一家是多元化的财团。相反,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策略,使得一些并不出众的传统公司一跃而让人望尘莫及。

喜力啤酒原本是一家濒临破产的荷兰公司,1971年,弗雷迪·海涅根出任公司总裁,他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欧洲统一市场即将出现,喜力啤酒走出荷兰,成为第一个实施了跨国界生存的欧洲啤酒公司,今天,喜力已经是世界上最多不同国家的人在共同享用的啤酒。

热衷慈善

当一个人拥有了或许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金钱后,那还有什么是他值得追求的?答案是: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而反馈到现实中,则是一些回归人性的善举。在所有首富中,一半以上的是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赠者。比尔·盖茨已经宣布,将在身后将所有名下资产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只为三个子女各留一千万美元。法国首富利雅娜现在已是83岁的老人,而她在她丈夫死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惟一热衷做的便是经营以她父亲与丈夫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名字是法国获得捐助最多的基金会之一。

摘自《新生代》